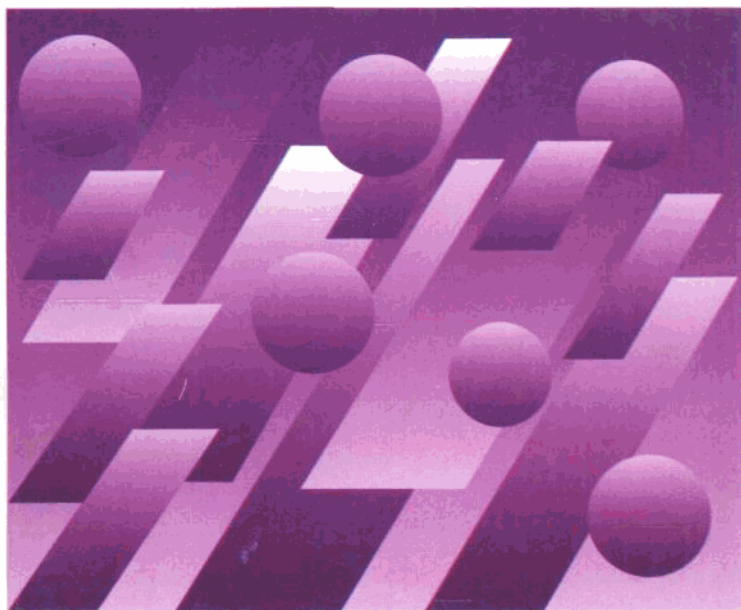


张存学



蓝 丽



中国和平出版社

爱文文库
爱文丛第一辑

舒 凌主编

张存学

ZHANGCUNXUE

蓝

丽



中国和平出版社

PD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丽/张存学著.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7.4

(爱文文丛;第1辑/舒凌主编)

ISBN 7-80101-001-9

I. 蓝… II. 张…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4831 号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今日视点文化发展中心电脑排版

北京光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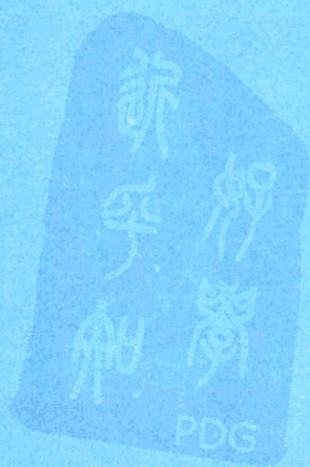
字数:630 千字 印数:1-2000 套

全辑定价:100.00 元 本册 20 元

AIWENWENCONG



爱文文丛 AIWENWENCONG
舒 凌 主 编 SHULINGZHUBIAN



目 录

蓝丽	(1)
罗庄	(38)
那个早晨	(95)
期待灾难	(130)
姿态	(183)

蓝 丽

在那个雨雪纷飞的初冬蓝丽站在周昆面前时，周昆透过蓝丽阴翳弥漫的双目看到了大地上滚滚而来的混沌之气。那是一个下午，一个具体时间被分解和漫漶的下午，蓝丽站在周昆面前的样子显得孤单无助，周昆明显地感觉到自己与蓝丽之间某种久已存在的隔离，像一条无形的河或者像其他什么横在他与她之间。时间在模糊状态中消失，蓝丽在沉默不语中期待着某种局面的出现，周昆深知这种期待意味着什么。他目光转向书桌上空白之处时，脑子里翻飞着一些生硬的东西，它们似各种无形的触须又似一些坚硬的不可理喻的多棱形的飞片。窗外飘扬的雪洒洒扬扬地织成朦胧的幕布，周昆目光转向窗外时，这种幕布似的景象使他再次感到混沌之气滚滚而来。蓝丽长时间的沉默后，以渐慢的神态将自己那种期待的目光收缩到她自己的世界里，随后她转身走出周昆的屋子。周昆望着蓝丽离去的身影心中弥荡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情绪。

现在，同样是在初冬，周昆坐在另一个城市被高楼和永无止境的喧嚣包围的小屋里回想起那个下午的情景时已是另一种心绪，他平静地思索着那个下午的全部意义——站在时过境迁的某个点上他看到了世事沉浮中凸现出的一些景象，诸如摧毁、死亡和消失

这些字面难以涵盖的景象。周昆觉得，他像一个中途暂歇的行者，对于未来和过去都无法把握，未来迷蒙不清而且很难说清它的存在所指的意义将是怎样的，而过去绵延的时间里凸现的景象是一些绽露在水面上的礁石，它们在空间展示着它们的不规则性和杂乱性，如果那个下午是个开端，他和蓝丽在以后的岁月里就是共同的开路者，他们小心翼翼地披荆斩棘然后走向一个新的世界，之后，蓝丽消失了。

周昆深知那个下午蓝丽是在失望之极的心态下离开他的房间的，她怀着某种希望而来，这种希望仿佛从漫长寒冷的冰天雪地中艰难而至。蓝丽站在周昆面前时，周昆从她的眸子时看到了这种艰难的跋涉。他无法接受这种希望，他坐在那间房子里对自己的一切了如指掌。蓝丽是一个集梦幻和对世事有着深刻理解力的女孩，她把希望之锚抛在周昆的世界里，或者说她把经过长时间酝酿的爱情投到周昆身上，周昆内心迷惑地感到这并不是—种幸福，他说不清它是什么，总之，他看着蓝丽离去的背影想到了灾难、断裂和冰冷这些晃动于未来之程上的东西。他目光再次投向窗外时，他透过飞雪交织的幕布隐约看到远处朦胧不清的楼房的轮廓，它们似乎在静默之中演绎着—种理性的庄严，再往远处看，天色茫茫，一切都沉入禅静之中。

那个下午结束的第二天，周昆走在雪水未尽的路上时碰到了蓝丽，这次相遇显得十分突兀，周昆抬起头时蓝丽从他面前一晃而过。在这短暂的过程中，周昆感到了蓝丽那种从未有过的陌生眼光——就像对一个擦肩而过的路人匆匆—瞥。周昆望着她远去身影暗自笑了笑，他知道这种局面必然出现。他通过小路走进他的工作单位大门时，在路上与蓝丽相遇的情景在他头脑里已经淡去。随后，他朝阳光灿烂的东方望—了眼，昨日阴云密布的景象已荡然无存。但是，蓝丽那种冷漠的神情再次在他的脑海里跳跃而出，他呆呆地站在—片空荡荡的院子里感到有种彻骨的寒意，这寒意摧毁

了他全部的固执和矜持，通过这些坍塌的废墟他看到自己的灵魂在孤独中发现求救的呼叫——他痛苦地感到蓝丽的身影并没有由于她的一瞥而远去，她的身影从弥漫的雾瘴中清晰起来并在他的心中漂游着，撕扯或抓挠他灵魂深处最脆弱的地方。

之后的日子里，周昆和蓝丽共同面对了一起死亡。那是一个冬日渐深的日子，一个叫陈栋的学生跑来对周昆说：你过去的一个学生自杀了。周昆看着陈栋张大嘴巴，同时他从陈栋的口中得知那个自杀者的名字——一个叫林永的人，两年前曾是周昆的学生，现在他死了。陈栋进一步告诉周昆：他是用小口径枪自杀的。陈栋说完这句话后就离去了，周昆仍站着，他朝大门外灰色的马路望了一眼，偶尔飞驰而过的车辆鼓噪起一阵隆隆的响声，当这响声远去并消失时，周昆感到周围一片寂静，他想象自己站在荒野之中，而死亡的消息迤邐而来。

两年前的林永是个一直不安分守己的学生，他怪戾的面孔常常出现在周昆的脑海。两年前当他怒气冲冲地将林永叫到办公室时，他从林永满口喷出的酒气中才知道他喝醉了，喝醉了的林永一个小时前在课堂上洋相百出最后在一片乱哄哄的笑声中他还发出了刺耳的叫声。上课的教师在这种肆无忌惮的情形下沮丧地走出教室然后将林永的一切告诉给周昆。当班主任的周昆走进教室时，林永刺耳的叫声仍持续着——他极其嚣张地坐在他的课桌上并伴以各种张牙舞爪的手势。周昆的出现使整个教室里顿时宁静，坐在课桌上的林永张着口，但不再发出叫声，他以一种放肆和挑衅的目光看着周昆。周昆平静地走到他面前，然后以不容置否的语气让林永跟他到办公室去。站在办公室里的林永尽管喷出浓浓的酒气，但似乎清醒了许多，他一言不发地看着周昆，周昆从他那冷漠的目光中扑捉不到什么。

一年以后一个叫林梅的女学生对周昆说：我哥哥说过你是一个不错的老师。周昆回到她哥哥是谁时，林梅说出了林永的名字。

林永在那一次酒醉后不久便毕业离开了学校，离开学校的林永在社会上不断造出各种麻烦，他的名字伴随着一些令人吃惊的事件传到学校里。周昆面对林梅仍觉得林永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他怪戾的性格里藏着什么他无法猜测透。

林梅后来领来了蓝丽，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蓝丽以一个十八岁女孩的那种微笑面对着周昆，随后她从容自我介绍道：我是学美术的。她说完这句话后平静地看着周昆，周昆从她那平静的目光中感到这是一个心地纯洁的女孩——这是对蓝丽的初次印象。

周昆站在死去的林永面前，林永被放在一间不大的仓库里，仓库的窗户被报纸糊得严严实实，由于光线不足，周昆看不清别的人的面目。在一片唏嘘的低泣声中，他感到被白布覆盖的林永像一个久久飘浮的影子现在沉落到了地上，他显露于白布外的轮廓勾划出他的真实。面对死去的林永周昆想到这苍茫的大地上无数生命奔逐的躁动都沉静下来——林永一动不动的身躯仿佛阻止了一切生命的活力。半年前或者更远的时间，蓝丽坐在周昆面前向他叙述林梅家中的一切：林梅的父亲早在五年前的一个夜晚就弃家逃走了，他跟着一个女人逃向了南方，那个女人是德鲁这地方有名的一个人物，在诸多的风流韵事中似乎都有她的影子。蓝丽说到这里时将头稍稍偏了一下，她朝窗外看了一眼，周昆在这种停顿中发现蓝丽目光中隐含着某种模糊的东西。他点燃一支烟，等待着蓝丽叙述下去。蓝丽说：林梅的父亲是个本分的人，可他逃走了。蓝丽说过这句话后长久地沉默着，她再次将目光投向窗外的景象。在叙述之后的空白中，周昆不停地吸烟。人的逃走是一件平常的事，但是通过蓝丽的叙述他看到了林梅以及她的哥哥林永在这事件之后所承受的一切——父亲的逃走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灾难，是一片永远无法赶走的阴影，它们笼罩在他们头上。不管他们试图忘记或者不能忘记都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他们永远得承受，这种承受的积淀将衍化成无数次灵魂的不安和追问。周昆站在死去的林永面前想象林永用枪自杀的那一瞬间的情形：他面前对着灰色或蓝色

的天空脑子里不断涌现着他几年来的所作所为，这些所作所为集聚成一种绝望的呼喊，而这种呼喊永远没有回应——它们消失在空茫的远方。然后，他扣动扳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周昆在这种想象中想到了林梅，他顺着低泣的声音寻找林梅的身影，林梅站在较远的墙角，她的身旁站着蓝丽，蓝丽以一种平淡的目光注视着仓库内的一切，包括对周昆。周昆转过身时仍能感觉到蓝丽的目光——如同一股彻骨的寒意向他侵袭并将他定位在一种无法自主的状态中。

共同面对一次死亡是对生命的一次共同的审视和思考。周昆忘不掉蓝丽那平淡的目光，那目光或许是那次在路上相遇的冷漠一瞥的继续，但又不仅仅如此，它包含着偶然或者必然的内容，而对这内容周昆无法说清。在林永事件之后的许多日子里，冬天的寒冷使周昆常常蜷伏于暗淡的书桌前极其浮躁地遐想，这种状态持续了好长时间。然后，在一个朔风劲吹的日子他再次遇见了蓝丽，蓝丽裹着宽大防寒服，高耸的衣领和她一头乌黑的头发将她一双深幽的眼睛衬托得光芒烁烁。周昆站在蓝丽面前脑海里涌现出迷雾飞扬的情景——现在他面对着蓝丽仍感到有种无形的隔离带横在他与她之间。周昆笑了笑，算是对蓝丽烁烁直视的目光的回报，但随后他觉得这是一个极其勉强的表现形式，它的虚伪和软弱性不足以抵挡蓝丽的目光。在这种状态下，周昆将目光移向别处——算是一种退缩和躲避。当他再次面对蓝丽的直视时，他不得不承认，他已无路可走。随后他清楚地认识到那天在死去的林永面前，他和她站在了一条起跑线上，蓝丽以她那平淡的目光审视着他的内心同时也审视着他与她可能出现的未来，未来是一片荒漠，在那里生命的一切都会被吞噬和掠夺掉，蓝丽现在的目光中包含着对周昆这种严峻的探问。周昆再度笑了笑。这一次是苦难性的和真实的笑，通过这笑他将自己心中蕴藏的一切传递给了蓝丽，蓝丽眼中充满了泪水，她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林梅是一个身体单薄的姑娘，林永的死并没有马上改变她的生活，她一如既往地上学，拼命地复习功课准备迎接来年的高考。林梅曾经对周昆说：我参加高考的目的是为了离开德鲁这地方。周昆看着她没说什么，他知道这是林梅唯一的选择。时间在慢慢消失，劳顿于课本中的林梅以她单薄的身体显示出她的毅力和意志，这个时候的她或许已经将死去的哥哥置之脑后，但这只是暂时的情形，周昆常常望着她时想到林永的死将会渐渐占据她的心中——林永将再次回到她的记忆中然后长久地伴她度过漫漫一生。林梅在以后的时间里尽管表现得相当坚强但还是像周昆所想的那样她常常处于静默之中显得凄然而孤单。周昆喊叫她时，她懵懵懂懂地转过身对周昆报以一笑。那是十分古怪的一笑。

蓝丽给周昆谈到林梅时说林梅自她哥哥被火葬后就不曾哭过，林梅的母亲倒是天天哭个不止。蓝丽同时说：她母亲昨天离开了德鲁到新疆的亲戚家去了。

独自留在德鲁的林梅每天出现在学校时已经不是从前那种奋争地样子，周昆渐渐看到她精神坍塌的一面——她的目光长时间呆滞地注视着某一个地方，或者说，是她的未来向她渐渐展示开来而她显得茫然而迷惑。终于有一天，林梅和蓝丽共同出现在周昆的房间里，蓝丽握着林梅的手注视着周昆，周昆不停地吸烟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沉默了好久，蓝丽说：林梅要走了。蓝丽说这句话后仍注视着周昆，周昆将目光转向林梅，林梅低着头，但随后将头抬起来，这时，周昆看到林梅泪水涟涟。

林梅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德鲁，只有周昆和蓝丽面对这一事实。当周昆和蓝丽平静地坐在屋子里时，周昆目光迷乱地朝着窗外，随后他站起来双手压在蓝丽的肩膀上，他深知自己面对许多灾难都无能为力，他无法阻挡林梅的离开——正如他无法把握别人的未来一样。灾难总是在不断地出现，它们触及人的命运极其偶然，而且异乎寻常地无情。蓝丽的双肩在周昆的双手下不断地颤抖着，周

昆触摸到了她内心的恐惧，他深知林梅的离去留给了她一片萋萋荒草，在这片荒草中，生命之步显得杂乱而神秘。

关于德鲁，在绵绵无尽的回忆中周昆想到了它那种高原式的蓝天，蓝天永远具有原始的景象，这景象与德鲁日渐增多的喧嚣形成对比。德鲁镇之外的地方是草木茂盛的山野和草原，在那些山野和草原中，曾经留下过父亲的足迹。三十年前父亲进入德鲁时，德鲁还是一片水草丰茂的野地，羚羊跳跃于其中，苍鹰悠然的双翅投下宽大的阴影。草地的边缘是一座庄严的佛寺，如歌如诉的诵经声穿透亘古以来的空寂，还有玛尼旗以及偶尔展露的红色袈裟，它们神秘的色彩与草地的原始氛围融在一起。周昆想，当父亲踏在草地上时，他胸中会涌起怎样的感觉，是空虚还是自我估量的渺小？草原可以将一切融化在其中，包括狂暴的风雨，野兽的撕啮和牧人的笛声，但它肯定对父亲之类的人的来临无可奈何，它在朦胧的睡意中警觉或者清醒都难以阻挡蜂涌而至的喧嚣，德鲁成为一个城镇，成为具有咖啡屋、高级餐厅和宾馆的一个城镇，横贯它中间的那条河，那条名叫德鲁河的河成了一个承受垃圾和污水的河，它不停地流着，面目已非昔日。周昆对蓝丽说：或许高原中许多无形之魂注视着你和我，你和我的血液里都具有了高原的某些特性——对生命永远的追问和不安。蓝丽紧闭着双唇，窗外的阳光斜射进屋里，蓝丽侧坐于这阳光中，她秀美而沉静的面庞显得真实而又虚幻。周昆又说：人们建立起了这个小镇，然后在喧闹的嘈杂声中寻找远处的声音，神在远处宁静的地方漫步着，他凝神注目的雪山岿然不动，而雪山之巅的皑皑白雪在神的注视下闪烁着晶光。你和我，周昆接着说，都需要神的关注，但神永远在远处漫步。神拒绝一个喧闹而趋向绝望的世界，只有这世界本身成为一片废墟时，他的衣袖和步履才会轻临于其上。蓝丽一直静坐着，她沐浴在神思飘飞的空灵中，周昆站在她的身旁，从她的双颊上看到了诸如期望、信心、幸福这些意义相当模糊的

词，它们酿造成浓浓的醇香弥漫在蓝丽的身上，而这些都是因为爱情而产生的。爱情，它的真实性创造出了迷幻的景象，周昆忐忑不安地看到了未来的地平线上飞扬的尘土，这些尘土将湮没许多有价值的东西。

德鲁是一个家园，周昆成长于斯并融进了它的历史。周昆告诉蓝丽，他在十六岁离开德鲁流浪于别的地方，当他再次回到德鲁时，德鲁已经膨胀成今日的样子——恶臭和形形色色的外来人已经将它过去的宁静糟蹋得支离破碎。周昆说，有朝一日，我和你可能会从这里逃走。

周昆对蓝丽说过父亲过去在草原上的一些片断，这些片断镶嵌在过去的时间里，它们似乎永远不会被时间的尘埃所遮蔽。周昆谈到父亲时，那些过去的片断展现在他的面前，与现在他脑海中的时间叠在一起，从而成为他主观的一部分。周昆说：我父亲骑着马在茫茫无际的草原上行进着，马蹄单调的声音被空旷融解；消散；他身后的同伴骑在马上昏昏欲睡或者不时警觉地谛听着远方的声音，天边灰白相融的云平伏在地平线上——那是一种令人产生绝望情绪的景象——灰白色的云将大地的尽头烘托出来。我父亲向稍近的草地看了看，草地上遍开的野花一直伸向前面水光潋滟的一片海子。野花、以及映照在蓝天白云的海子极其宁静地宣示着它们的生命，它们那种原始的色彩将一切外来者缩小成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影子，马蹄以及人的气息都具有虚幻性。我的父亲揽着马缰任身下的马载着他的身体和懵懂的思绪向前无目的地走着——草原将他的主观指向消解了，只剩下行进这一单调的行为本身。周昆说：那是一些时刻触摸死亡的过程，我父亲或许在那时深刻地体会到了死亡的最深刻的本质，它们不是肉体的僵硬，也不是情感的消失，而是一种灵魂慢慢被蚀空、被掠夺的感觉。周昆点着烟吸着，蓝丽坐在他的对面试图理解他叙述之中的全部意义，然后，她说：我

知道。周昆又吸了一口烟，父亲骑在马上情形渐渐在他脑海里远去——他和他的同伴们懒散地趋向那个被灰白色的云烘托成的地平线，那里存在着什么，他们谁也说不清。

周昆说：我曾多次去过草原，不是按照父亲的踪迹，而是出于别的目的。我行走在草原上从来就没有想起过父亲，父亲过去的那些片断在后来的日子才渐渐在我头脑中凸现出来，我走在草原上，我过去的一切都与我断裂了，像飘飞的一叶草像一阵无形的风没有根底也没有实在感。我生活的这个城镇，这个叫德鲁的地方也在我的头脑中淡化了，走在草原上，德鲁仿佛是一个遥远的地方，遥远得令我想起一些书中描写域外城镇的情形。但我知道。我们将回到德鲁，回到德鲁的喧嚣中来。蓝丽说：那是一种游离的感觉，你最终还得附在你原来的生活上。周昆说：草原永远只属于草原，它的本质不是绿色绵延的绿草、海子和牛羊，它的本质是空茫，人无法彻底融进那种空茫中，人总要被它逼到呼求神灵或者呼求外在救助的境地，除此之外，人在它面前别无选择。

冬夜极其漫长，黄昏之后的时间总是匆匆拉来夜的帷幕。周昆和蓝丽相拥在一起共同在无言的静谧中倾听对方灵魂的声音，这声音从他们心中泛起然后弥荡在他们的周围，室内的一切，灯光、书桌、椅子以及空荡荡的墙壁都被包容在爱情之中。有时，周昆想：这是生命的一个港湾，停泊在港湾里一切都静止了，想象和情感创造出玫瑰色的景象，这些景象之中的导具——视力所及的一切都具有梦幻性，这是一个幸福的时刻。周昆注视着蓝丽，蓝丽眼中盈满晶莹的泪水，蓝丽轻轻拭去那泪水时，将头扭向一边，那神情、那明亮的额头传递着她内心深潭般厚重的情愫。然后，蓝丽扭头来提起一个话题，一个有关凡高的话题，蓝丽说：我现在懂得凡高那些火一般的绘画都是站在死亡的边缘上完成的。蓝丽说过这句话后神情迷离地看着周昆。周昆显得有些吃惊，他知道她想到他与她之间这种爱情的另一面将是什么。周昆顺着她打开的思绪想象着，他

再次想到滚滚而来的寒气——它们暗伏在他与她之间的空间中，而未来，仍是一片空茫的景象，它并不因这玫瑰色的爱情而改变它那坚硬的性质。

爱情也意味着灾难。现在，周昆回想起那些日子时想到了这句话。由于爱情，这个世界残破而被毁灭的一些景象清晰起来，也由于爱情，他和蓝丽必然要分离。

蓝丽说：我已经经历了许多分离，我的父母在不久以前分离了，他们的分离十分平淡，既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反目为仇。但我从小就看到了他们相互冷漠的面孔，我是他们唯一的女儿，他们或许为了我而没有太早地分离，他们都试图掩盖他们之间的不相容而使我幸福些，但这起不了什么作用，我很早就感觉到了这一点。然后，在无数个夜晚里我等待着灾难的来临——等待着有朝一日他们撕下伪装的面饰结束残酷的游戏。当他们真地分离时，我觉得一切已经没有意义了，他们的分离对于我来说已经产生不了什么悲哀，我平静地对待这一切，然后，我想到了你。你站在我的梦中，像一个幽灵也像一个在大地上走来走去的漫游者，我相信你内心充满忧伤，正如我一样——不是为自己而忧伤，而是为了一些未名的事物——一些过程，一些片断，一些我们心灵感觉到的东西。十年前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在我的那个小屋贴满了各种奇形怪状的纸片，那些纸片在阳光的照射下或者在灯光下都会闪闪发光，它们形成了我的宇宙，我在这个宇宙中飞翔着，梦想着。现在我在你的目光前又有了这种感觉，我和你不停地飞翔着，你的心会承载我，我也会承载着你在这寒气弥漫的大地上飞翔……

蓝丽又说：我从小还看到了另外一些人物，我的亲戚，他们中有的已经死了，我的一个表哥因为几元钱杀死了我的另外一个表哥，当他们死去的消息传来时，我想起了他们以前的样子，他们嘻笑着走在德鲁的街上，并以叽哩呱啦的土话谈论着德鲁的天气和德鲁流行的高原歌曲。还有一个亲戚，是我远方的一个表姐，在她

未成年的时候染上了毒瘾，然后，她走上了街头，成为一浪女，半年前我见到她时已经形同枯槁。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到你面前的。

在那个冬天，周昆和蓝丽还谈到了另外一些人物，谈到了他们的死和生，谈到了他们的绝望和勇气。关于死去的林永，是他们这种话题中不能避免的一个人物，他生前的情景和死后的样子横陈在他们面前，通过感觉和潜意识他们在无言的沉静中看到生命跃动的姿态——在忽明忽暗的大地上扭动成可知和不可知的一些符号或者一些具象的咒语。蓝丽说：林永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的死也是普通的，可是谁也不能说他的死是偶然的，无意义的。周昆说：他在最后的那一时刻或许看到了无数的影子在翻飞着，那些影子混合着古老和现在的气息，它们形成的景象将林永以往的一切都淡化了。它们或许是一些鬼魂，一些神秘的冥界幽灵，一些生死界上的守望者。周昆接着说：我还想到林永在那一时刻或许还挣扎过，他扭动着身躯紧扣枪机的手有些犹豫，但他再也无法回头——生的勇气已经消失了，它们被掷在他看不到的地方，然后他不得不正视迷幻的景象。

有关林永的话题结束时，周昆和蓝丽陷入更深的沉默，他们一动不动地坐着，时间在他们中凝滞不动，犹如被兜在一个巨网中。他们通过繁密的网孔看到了未来一些显露的东西——一些荒芜了的丘陵，一些干涸的河道和一些无人涉猎过的荆棘。周昆点着一支烟，他试图以这一举动打破这种沉静，但蓝丽仍一动不动地坐着，她目光中充满了迷乱和不安的神情。周昆站起来，面对窗外。黄昏时分的烟霭弥荡在窗外的景象里，德鲁的喧嚣从不同方向迤邐而来，它们穿过烟霭，穿过错落的建筑物传送来一些表象的颤动，而真实的运动隐藏在暗处，集聚或者消散它们的生命、力量和意志。周昆吸了口烟突然想到了永恒与短暂这两种相对的状态，它们互相咬啮的过程中爱情是什么，是永恒还是短暂？周昆回过头看着蓝丽，蓝丽也看着他。她似乎在思索与周昆同样的问题，然后他们紧

紧拥在一起，——以他们自身的信心击碎一切疑虑和恐惧。

周昆说：我十六岁时离开德鲁到别地方去流浪，我走在漫漫的黄土大道上，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最后我落脚在一个小山村里，在那里度过了我生命中最可怕两年。我在那里只能听到我自己的声音，未来在我面前一片昏暗，我无法看到希望也无法触摸到任何可以产生信心的事物。我常常站在那山村的村头凝望山川的空旷和寂静，那是一种融入虚无的情景。我站在那里，想象自己是大地上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土，它随时会被风刮起，然后被掷到一片洪荒之中。那时我第一次产生了自杀的念头，我想只能以这种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并拒绝自己成为一粒尘土。后来，我走出了那个小山村，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噩梦不断，在梦中，我被大地上无数的狼追逐着，它们闪烁的绿眼睛和狂野的嗥叫使我一次又一次陷入绝望。我看到自己的身躯被它们撕扯着，血肉模糊中我睁开眼睛梦中的一切似乎仍在持续着。

蓝丽说：我能想象出你那时的情形。

周昆说：那些已经过去了。

新年来临的晚上，周昆举起酒杯对蓝丽说：许多日子里我都想到第一次见你的情形，你站在我面前就像一个谕示，我朦胧地感到我和你将会有这么一天——共同站在冬夜的灯光下将时间凝聚在你和我之间。现在，周围的一切都沉寂了，我注视着你不感到心灵的漂摇、沉落，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夜晚。

蓝丽说：我给你已经说过我的家，我过去的梦幻，那是一个黑白相对的时期，我仿佛站在秋天的某个角落里，身后是枯树纷飞、残垣断壁的景象，我仰望着天空不断地梦幻着。现在，我感谢上苍让我走出那片秋天的萧杀，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还会不断地梦幻什么，但我已不再感到孤独——我拥有了你就不再害怕跌倒或者被摧毁，我相信我和你共同拥有的一切是从生命最深处呼唤而出的。我还应该给你说，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曾多次想过死亡——不是我